

經義述聞

冊七

經義世用

卷一

經義述聞第十五

高郵王引之

禮記中七十四條

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 五官 不祔於皇姑 以此若義也
葬引 不以人之親玷患 父師 孝弟睦友子愛 貴宮 公
素服不舉 愛之以敬 選賢與能 燔黍捭豚 樽巢 未有麻
絲 辟於其義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 故功有藝也 天
不愛其道 設於地財 與年之上下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 父
黨無容 衆之紀也 必先有事於頻宮 其餘無常貨 旦明
朝覲大夫之私覲 貳君 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天子樹瓜華 以移民也 君子不興功 壹與之齊 婦盥饋
羶薌 擇於諸母與可者 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魚須文竹 立
主人之北南面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 蕃鬣 夏后氏
之鼓足 齊衰惡筭 別之以禮義 問道藝 不旁狎 乘車服
馬不齒 枕几穎杖 呻其佔畢 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

安 隱其學 有遺音者矣 物至知知 樂由中出故靜 莊敬

恭順 測深厚 其移風易俗 志微 狄成 以繩德厚 律小

大之稱 感條暢之氣 五色成文而不亂 八風從律而不姦

百度得數而有常 樂氣 纓雜子女 唯某之聞諸蓑宏亦若吾

子之言 名之曰建橐 繁瘠 族長 天地之命 得其儕

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

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禩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

稷宗廟山川注曰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引之謹案社稷二

字疑因上文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而衍下文諸侯相見命祝

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注曰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也

注

謂上文適天子但云告山川不言所過則所不過者亦告也

適天子告于山川而此云告于所過

山川其文小異鄭猶解釋其義如適天子告于社稷而此不告則其

文迥殊鄭安得無注今但云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而不

云不告社稷貶於適天子則適天子時所告亦無社稷可知正義釋

注臨行又徧告宗廟二句曰案上文云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禩此又命祝史告于宗廟山川故云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正義舉經文無社稷二字是其明證又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正義曰前命祝史告山川而諸侯猶待告徧乃行也以五日爲期所以爾者爲先以告廟載遷主若久留不去則爲非禮故云過是非禮也但云告廟告山川而不及社稷則所據本無此二字矣唐石經始誤衍

五官

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鄭注曰五官五大夫典事者正義曰案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雖在國留守總主羣吏如三公然不專主一事且尊之旣命五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故不顯言命卿也引之謹案五官謂司徒司馬之屬卿大夫皆得爲之春秋時魯季孫爲司徒孟孫爲司空叔孫爲司馬皆卿也言命五官則卿大夫咸受命矣曲禮天

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士司寇典司五衆大戴禮千乘篇千乘之國列其五官四代篇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逸周書大明武篇順天行五官官候厥政管子大匡篇乃令五官行事墨子節葬篇王公大人蚤朝五官六府羣書治要引申子大體篇有道者不爲五官之事而爲治主商子君臣篇地廣民衆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韓子五蠹篇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而犯五官之禁齊策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賈子耳痹篇五官公而不私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司馬者火也司營者土也司徒者金也司寇者水也司農者木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楚語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管子五行篇昔黃帝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事類並相近矣

不祔於皇姑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

正義曰言祔祭之時又不得祔於皇姑廟也皇大也君也稱皇者尊之也引之謹案此皇姑與士昏禮之皇姑異士昏禮之皇姑謂既沒之姑此皇姑則謂祖姑也喪服小記曰婦祔於祖姑士虞禮記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是也此未成爲婦不得用婦祔於祖姑之禮故不祔於祖姑也知非既沒之姑者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婦與姑昭穆不同義不當祔故必祔於祖姑而後昭穆相當也隱三年左傳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杜注曰夫人喪禮卒哭而祔於祖姑然則祖姑亦可單稱姑故謂皇祖姑爲皇姑也正義失考

以此若義也

家大人曰孔子答曾子以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代祭之禮下文云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爲一句若義也爲一句注曰若順也正義曰謂順於古義今案以此若義也五字當作一句讀以用也此若義猶言此義言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

用此義也下文曰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正謂子游之徒

用此義而今之祭者不用此義也此若二字連讀若亦此也論語公冶長篇

曰君子哉若人古人自有複語耳荀子儒效篇曰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

天下不為也此若義信乎人矣今本若譌作君楊倞注曰以君義通於四海非也新序雜事篇作若義信

乎人矣若亦此也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地數篇曰此若言可得

聞乎輕重丁篇曰此若言曷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節

葬篇曰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又曰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史記蘇秦

傳曰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今本若譌作苦燕策作若此言皆並用此若二

字墨子尚賢篇又曰夫若言之謂也夫亦此也論語先進篇曰夫人不言

葬引

葬引至于垣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家大人曰葬引至于垣本

作葬既引句至于垣上文云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又云

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之喪如之何與此葬既引文同一例若無

既字則文義不完然據正義曾子以葬引至塗云云則所見本已脫

既字不始於唐石經矣士喪禮記注引此正作葬既引至于塋

不以人之親疔患

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疔患鄭注曰疔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爲也引之謹案疔讀爲𠵿𠵿臨也近也王逸注離騷曰𠵿近也漢書文帝紀或𠵿於死亡服虔曰𠵿音反𠵿之𠵿孟康曰𠵿音屋檐之檐如淳曰近邊欲墮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並通文選思元賦𠵿焦原而跟趾舊注曰𠵿臨也李善引薛瓚漢書注曰臨危曰𠵿𠵿與疔通

廣韻疔音失廉都念二切集韻疔𠵿並都念切然則疔患者臨於患害也此言見星而行則有寇盜之患日食則或至於見星若日食而務速葬則是以人之親臨於患害故君子不爲也鄭訓疔爲病於義未確

父師

文王世子樂正司業父師司成鄭發注於上文大司成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氏掌以美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引之謹案古字父與甫通爾雅曰甫大

也父師大師也

大後大或作太音泰古但作大白虎通義十二月律謂之大呂何大者大也正月律謂之大族何大亦大

也微子父師少師傳曰父師大師也父與少相對為文少者小也父

者大也故史記宋世家作大師少師洛誥正義引尚書大傳致仕之

臣教於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父師亦大師也故亦與少師對

文禮書

卷四十九

引尚書大傳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

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小師少師也大師父師也大師主大學之事故

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又曰父師司成

孝弟睦友子愛

子庶民也

子民如父母

子以愛之

子愛百姓

引之謹案慈愛也字通作子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晏子外篇慈

作子是也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謂

教之以孝弟睦友慈愛也緇衣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謂慈

以愛之也

子以愛之與信以結之恭以泣之相對為文則子當為慈明甚

又曰故長民者章志貞教

尊仁以子愛百姓謂慈愛百姓也中庸子庶民也謂慈庶民也

正義謂愛

民如子失之表記子民如父母謂慈民如父母也乃鄭注於子字皆無訓釋釋文亦不作音蓋失其讀久矣樂記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朱子讀子諒爲慈良是也喪服四制曰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慈良與子諒同

貴宮

諸父守貴宮貴室鄭注曰謂守路寢釋文作諸父守貴室曰本或作守貴宮貴室正義曰指其院宇謂之宮指其所居之處謂之室此貴宮貴室總據路寢皇氏云或俗本無貴宮者定本有貴宮引之謹案無貴宮者是也下文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注曰下宮親廟也正義曰除

大廟之外唯有親廟高祖以下故云下宮親廟也

下室燕寢也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是宮

謂廟室謂寢意義各殊如貴室上有貴宮二字則鄭必分別釋之當言貴宮爲何廟及或言宮或言廟之通異語并當注於此節矣乃注但曰謂守路寢路寢二字專指貴室言之猶下注燕寢二字專指下室也而無一語及貴宮言宮言廟之注又不繫於此節至下節之下

宮始加訓釋然則此節經文無貴宮二字矣再以經文考之上文正室守大廟注曰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下文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注曰下宮親廟也然則大廟對下宮言之卽是宮之貴者適子固已守之矣又何須諸父守貴宮乎若謂別有貴宮則諸侯五廟除大廟及四親廟之外別無他廟也下文之下宮卽四親廟後人不知而妄增貴宮二字孔氏不能釐正乃曰貴宮貴室總據路寢周官宮正注引此有貴宮二字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賈疏曰貴宮貴室同爲路寢誤與孔同如其說則下宮下室亦可謂之總據燕寢乎當以釋文爲是後儒不知貴宮二字爲經文所無於是或以貴宮爲尊廟或以爲昭廟或以爲若魯公廟或以爲羣公四親之廟皆不考鄭注釋文而臆爲之說也

公素服不舉

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下文釋之曰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朱子曰公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引之謹案襄二十六年左傳古之治民者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是不舉盛饌則亦

不聽樂二者相因但言不舉而不聽樂已在其中且不舉下尚有爲

之變三字則所包者衆矣居外亦在其中莊二十年左傳今王子猷歌舞不

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上言歌舞而不

言盛饌下言不舉而不言徹樂互文也此文上言不舉下言不聽樂

亦互文也然則公素服下本無脫文明矣

愛之以敬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

之以義終之以仁鄭注愛之以敬曰謂省其所以養老之具正義曰

愛之以敬者解適饌省醴是愛而又敬之也引之謹案如孔說則愛

之謂愛所養之老矣案上下五之字皆指事言之不應此一之字獨

指人言之也且愛敬義殊不得合爲一事若謂愛而又敬則經文當

云愛而敬之何得云愛之以敬乎愛疑當作受字相似而誤也管子明法

解欲以受爵祿而避罰也今本受誤作愛魏策且夫憎受者承也見

韓不愛安陵氏可也今本愛誤作受是二字常相亂謂已慮之以大又繼之以敬也

選賢與能

禮運選賢與能正義曰此明不世諸侯也國不傳世唯選賢與能也
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是也引之謹案與當讀為舉大戴禮王言篇
選賢舉能是也舉與古字通无妄象傳物與无妄虞翻注曰與謂舉
也地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為與楚辭九章與前世而皆然兮言
舉前世而皆然也七諫與世皆然兮王逸注曰與舉也墨子天志篇
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言舉謂之不祥也

燔黍捭豚

燔黍捭豚鄭讀捭為擘云釋米擘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家大人
曰燔與捭一聲之轉皆謂加於火上也廣雅曰煇謂之炰大雅韓奕正義引通
俗文曰燥古無煇字借捭為之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古者燔黍食稗
煇曰魚而煇豚以相饗即用禮運之文

糟巢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糟巢山井鼎禮記考文曰

古本櫓作櫓足利本同謹案家語問禮篇亦作櫓句解本音魯或曰

櫓巢太平御覽五十五地部二十引作櫓巢釋名云櫓露也露上無屋覆

也左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注云巢車車上爲櫓孔氏正義引

說文云櫓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巢與櫓俱是樓

之別名文家大人曰說文櫓大盾也無澤中守草樓之訓櫓本作櫓說

樓之別名則人所共知不煩引書爲證矣今本作櫓傳寫之誤陽城

張氏古餘撫本禮記鄭注考異曰古足利二本大誤鄭注云暑則聚

薪柴居其上正義云謂櫓聚其薪以爲巢釋文云櫓本又作增又作

曾同則登反合而觀之可知櫓巢者櫓之而爲巢猶上句是營之而

爲窟也鄭意如此孔陸讀之了然無誤至於家語今汲古閣所刻出

於宋板者仍作櫓但王肅注分櫓巢爲兩事與鄭立異而已初非改

櫓爲櫓也山井鼎蓋未識此若據太平御覽引作櫓而以作櫓者爲

傳寫之誤更非也此經之作櫓決以孔陸所讀之鄭注苟云傳寫誤

豈鄭傳寫經已誤邪將孔陸傳寫鄭而誤也何御覽獨不得有傳寫

誤乎斯不然矣唐石本及各本作槽亦並不誤家大人曰張說是也

鄭注云聚薪柴居其上王注家語云有柴為槽在樹曰巢雖槽巢分

訓而槽字之義則同若改槽為櫓而云有柴為櫓則義不可通子雍

無此謬也釋文槽又作曾槽之言曾也楚辭招魂曾臺累榭王注云

曾重也重聚薪柴以為巢故謂之槽巢其為巢亦謂之曾巢大戴記

曾子疾病篇云鷹鷂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是也爾雅豕所寢槽舍

槽義亦相近廣雅云槽巢也晏子春秋諫篇云古者嘗有處槽巢窟穴而

王天下者舊本脫而王天下者五字今據上文及初學記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一引補此皆槽巢二字

之明證若改槽為櫓則與巢字義不相屬諸書豈有言櫓巢者乎且

櫓者樓也先王未有宮室而已有樓此理之不可通者也鈔本北堂

書鈔帝王部十五引作增巢與釋文別本合陳禹謨改增為槽今本誤作櫓地部一引作曾

巢亦與釋文別本合陳禹謨本曾作曾非鈔本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一亦引作曾巢廣

韻及晉書地理志文選東征賦注初學記帝王部鈔本御覽地部二

十皇王部三並引作槽巢其作櫓巢者刻本之誤耳槽櫓字形相似

世人多見櫓少見槽故槽誤作櫓山井鼎所引家語及或說所引太平御覽皆誤本也

未有麻絲 治其麻絲

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家大人曰麻絲當爲絲麻麻與皮爲韻

皮古讀若婆說

見唐韻正

自及其死也至是謂大祥皆用韻之文無此二句獨不用韻之

理白帖五十七引作無絲麻太平御覽服章部六引作未有絲麻皆

其證下文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亦當作絲麻小雅采菽正義儀禮喪

服疏

篇內凡兩引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七白帖八十二太平御覽服章部

六布帛部五並引作治其絲麻又郊特牲正義曰禮運云後世有絲

麻大雅卷阿正義曰治其絲麻以爲布帛民之職也皆其證自唐石

經始作麻絲而各本遂沿其誤諸書所引亦有作麻絲者皆後人以

誤本禮記改之也家語問禮篇云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又云治其絲

麻以爲布帛皆用禮運之文

辟於其義